

珠
樹
重
行
錄

和
金
題



張
糖
生

中華民國五年二月十五號初版



珠樹重行錄

每冊大洋五角

著 者 淮 南 張 海 瀕

發 行 者 民 權 出 版 部

印 刷 者 上 海 四 馬 路 東 首 廿 一 號
中 國 圖 書 公 司 記 和 印 刷 所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麥 家 圈 東 口
民 權 出 版 部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坊

書珠樹重行錄前

張穆生爰記

冥飛與大匏胡盧先生夜話。論及愛情。胡盧先生曰。無大匏曰。有。譁辯不已。胡盧先生之言曰。愛情云者。至純潔也。至專一也。至謹嚴也。至貞固也。故富貴不可得而淫。貧賤不可得而移。吾懸此嚴格的愛情於理想中。而未得一覩之於今世之男若女也。故吾敢謂當世之男若女。無愛情。大匏曰。不然。人與人相接。而美感生焉。男女之際。尤美感之至極者也。人心不死。則愛情一日不滅。烏得云無。胡盧先生曰。子言是矣。然而未窮其究竟也。窮措大擁黃面婆子。自稱生平無二色。及至多收十斛穀。即思易妻。然當其牛衣對泣時。何嘗不剖心相示。以謂遲暮相保乎。執袴兒得小家碧玉。亦謂可以終老。溫柔鄉。無何而紈扇秋風。棄捐中道。然當夜半無人時。何嘗不私誓雙星。約生生世世。爲夫婦乎。故富貴者之無愛情。肉慾蔽之。貧賤者之無愛情。居養移之。大匏曰。否。否。吾子獨不見紫玉之化煙。倩母之離魂。耶。情之所鍾。死生以之矣。胡盧先生曰。然此皆女子之事也。子亦聞有男子爲情死者。否。耶。愛情者。雙方之美感也。失望而死。正宜男女同之。而何以癡女子之以死聞者。不可勝數。而男子獨寥寥也。是男子之愛情。迥不及女子之深。且篤。試挈男若女之愛情。以爲比例。則男子之所謂愛情。固不如無有之爲。

愈也。大匏曰：子言信辯，然吾終不敢謂愛情遂隨吾子之言而絕滅於世界。胡盧先生曰：吾言未既，子姑妄聽之。若何？昔人不云乎：好色不淫，釋其義者以爲好色者。人生天然之美感而不淫者，則以有名義爲之範圍也。人生斯世固儼然一動物，其不得謂爲槁木死灰也必矣。則是好色之性與有生以俱來，美色當前此好之心已怦然而不能無動，而所以能強制此美感而不敢濫用其愛情者，誠賴有禮義廉恥以阻遏之也。是愛情者不能不有賴於禮義廉恥之心以爲之救正也。是愛情者不可離禮義廉恥而獨立也。是愛情者必毫髮無恨於禮義廉恥而後乃爲純潔爲專一爲謹嚴爲貞固也。吾誠未及知吾子所指愛情者爲奚若？吾所及見之男若女之所謂愛情乃未有不潰決禮義廉恥而取快於一時者也。然則吾謂當世無愛情不亦宜乎？大匏無言，顧冥飛而歎。胡盧先生又曰：水之歸其區也一往而不可返，愛情之付與人也一發而不可收，妄用則濫，濫則流，流則褻，男爲蕩子，女爲娼婦矣。凡今之人其慎寶惜此愛情哉！言訖拂衣而去。會張子海漚以新作小說珠樹重行錄成來索弁言，其首披閱一過，所稱道男女之際非猶夫人潰決禮義廉恥以爲愛情也者。張子之旨深矣，因備述胡盧先生之言以爲讀珠樹重行錄者進一解。長沙張冥飛。

珠樹重行錄目錄

第一章	渡美
第二章	檢冊
第三章	贈花
第四章	驚書
第五章	蓮心
第六章	同病
第七章	物表
第八章	俠概
第九章	正規
第十章	兩全

珠樹重行錄
目錄

第十一章	聯志
第十二章	圖粵
第十三章	詭謀
第十四章	魔祟
第十五章	決志
第十六章	誅凶
第十七章	赴歐
第十八章	訓弟
第十九章	憐才
第二十章	雪救
第二十一章	共難
第二十二章	潛別

一

第二十三章	覆舟
第二十四章	贈鑽
第二十五章	追蹤
第二十六章	入墨
第二十七章	虐僑
第二十八章	脫險
第二十九章	聞變
第三十章	約歸
第三十一章	刺虎

第三十二章	陣會
第三十三章	看護
第三十四章	夜援
第三十五章	認石
第三十六章	請姊
第三十七章	壁聽
第三十八章	辨奸
第三十九章	淨穢
第四十章	雙成

珠樹重行錄

淮南張海漚著

第一章 渡美

野霧猶密密漫漫如幕幕亂山於輕綃織縠中沈酣猶未醒朝霞抹天未與海水相界紺碧分畫於一線似并剪裁相接切而不相侵混開闕上下點點起落蒼波間白爲飛雪輕成泊絮蕭散自如世上忙碌人不得知其故也時汽船一艘髹漆作深黑色停於石汀畔烟囪煤烟突出亂野霧而暈朝霞汽笛已取次鳴矣岸上一修潔馬路蜿蜒曲折依山麓傍水濱草長鋪茵花繁錦綴榕陰密翠椰實垂金纖塵不飛清露正濕車馬絡繹於其中皆向船邊來無何旭日漸高人聲益沸送別者均紛紛將自岸而返然猶徙倚步頭或執手傾談或抒心情話蓋此際片刻不第兼金轉覺懷中表針較尋常轉旋爲愈速不轉瞬卽界鼓輪放舵時地北天南東西勞燕所謂黯然銷魂者非耶忽見一摩托卡飛馳而至老夫婦二人携一少年下車登舟兩老人蒼顏白髮各以手牽少年之左右手依稀猶是提携襍抱者老淚盈眶晶然欲下少年品爲冠玉氣是長虹叔寶無以逾其清安仁不能擅其美却又英姿颯爽體格充盈望而知其爲健兒身手而初非文弱書生二老人既挾少年登舟遂入一極華麗美好之頭等客艙老人愛子心切惟恐長途跋涉飽受風濤故必置之最娛適安全之處然後老懷方釋遠念不縈

耳。老人誰。粵之富商。羅姓名善。字子修。僑居星架坡。暮年一子。名玉樹。今與夫人唐氏。送乘太平洋郵船公司汽船。往美留學耳。老夫婦既送兒入艙。老蒼頭將艙中部署妥貼。兩老人齊坐於安樂椅上。小憩。老翁乃取巾拭淚。謂少年曰。玉樹兒。看予與爾母俱風燭殘年。瓦霜餘命。與兒相聚能有幾時。本不忍我兒片刻離我。二人膝下平時兒出歸。或稍晚。尚不知倚門闔望我兒若干次。兒歸不第。獲至寶。往往我與兒母爭攬兒於懷。吻兒者。再兒試思之。苟一旦拋我二老而爲異國。羈人天涯。游子自襁褓。以至於今。未嘗一日不在眼前。身畔者。忽焉毛羽初乾。遽作去巢雛。燕兒心不知若何。我二老固已寸割肝腸。利剗心肺。痛何可言。老人說時已哽咽。不能成聲。少停。復轉言曰。祇以我羅氏門祚衰微。丁男不旺。我已六十。始舉兒。今年七十五矣。惟急欲望兒成人。故不惜暫時之別。忍兒負笈。遠方求學。良以教育之責。我所應盡。光陰之去。兒不能留。我不能以舐犢之愛。誤兒最寶貴。不可再來之好韶華。忍痛一割。放兒遠去。兒亦當勿自誤。以期於學業之有成。斯卽所以仰體我二老之心矣。吾無他慮。兒吾國之留學外洋者。大半學業未成。習染已痼。非揚革命思潮。卽喧自由聲浪。初不解革命原理。自由界說。盲然從之。噉然應之。夫革命好名詞。美作用。必人人有高尙純潔之品。志位育建設之才。能然後行之。而無弊否。則徒爲惡政府所藉口。爲營私慾謀權利者所利用。往往致陷國家於危亡。至於自由。必以道德爲根本。法律爲範圍。如水必由地中行。自然歸於海。苟泛濫無涯。涘則橫流不返矣。今吾國青年。援拾牙慧。盜襲皮毛。弛然不知規則之所在。自放自肆而已。烏得爲自由。極而言之。不第自殺其病。與自暴自棄等。至若以騙取畢業文憑爲終。

南。捷。徑。希。圖。歸。國。爲。干。祿。之。具。謀。進。身。之。階。及。至。既。得。祿。而。致。身。通。顯。則。其。所。學。皆。不。過。用。爲。狗。媚。取。榮。蠅。營。固。寵。之。好。資。料。則。又。所。謂。自。檢。以。下。者。矣。况。爾。輩。青。年。正。宜。專。心。爲。學。以。期。養。成。有。用。之。材。爲。國。家。儲。楨。幹。不。宜。以。長。養。培。植。之。期。遽。思。出。肩。天。下。艱。鉅。煩。重。之。任。倒。果。爲。因。所。謂。辱。夫。舉。鼎。絕。贖。必。矣。爲。青。年。者。能。自。愛。卽。所。以。爲。國。家。惜。才。斯。卽。所。以。解。愛。國。者。兒。能。將。我。臨。別。之。言。時。時。記。在。心。頭。常。常。咀。嚼。之。當。不。無。進。益。若。以。吾。老。朽。腐。敗。視。爲。陳。言。而。務。去。之。則。誤。矣。再。者。凡。人。情。資。初。開。往。往。誤。入。色。界。墮。名。失。行。終。身。沉。淪。尤。當。戒。慎。所。以。人。之。求。學。總。在。童。年。其。心。專。也。一。至。結。婚。後。則。心。爲。情。分。心。卽。不。能。專。矣。進。功。少。退。化。多。歐。美。人。禁。早。婚。者。却。有。至。理。非。徒。爲。體。育。計。實。亦。與。教。育。有。絕。大。關。係。也。兒。必。學。成。返。我。爲。兒。擇。佳。婦。也。俄。而。汽。笛。之。聲。又。發。老。人。起。執。玉。樹。手。曰。船。已。起。碇。父。子。不。能。久。留。連。行。矣。我。無。多。言。兒。已。長。成。成。敗。在。兒。自。擇。我。囑。兒。我。責。盡。矣。說。時。老。淚。簌。簌。落。玉。樹。亦。鳴。咽。不。能。成。聲。力。抱。老。人。頸。復。轉。身。抱。其。母。淚。乃。愈。湧。其。母。唐。夫。人。乃。抱。之。於。懷。猶。乳。哺。時。狀。母。子。均。不。忍。違。舍。老。人。促。之。行。唐。夫。人。謂。玉。樹。曰。兒。勿。如。是。學。成。歸。來。其。樂。當。勝。於。今。之。悲。隨。卽。去。指。間。鑲。鑽。金。戒。指。套。之。玉。樹。手。曰。爾。父。囑。爾。之。言。已。詳。盡。我。無。庸。再。煩。此。戒。指。兒。常。帶。在。指。上。時。時。觸。目。以。鼓。勵。一。切。向。上。心。警。戒。一。切。妄。想。念。他。日。兒。歸。能。對。此。物。而。無。媿。吾。願。足。矣。說。時。船。身。已。動。鈴。聲。大。響。催。送。行。人。下。船。於。是。羅。老。夫。婦。復。囑。隨。行。老。僕。名。羅。春。者。曰。善。視。公。子。歸。當。重。酬。爾。也。春。亦。泣。敬。諾。之。老。夫。婦。乃。下。岸。猶。立。步。頭。含。淚。望。兒。玉。樹。亦。立。甲。板。上。憑。欄。頻。以。巾。拭。涕。猶。見。其。肩。聳。胸。抽。蓋。已。哽。咽。無。言。矣。此。際。玉。樹。乃。一。派。純。全。儒。慕。之。誠。不。少。雜。以。他。念。故。望。岸。

上二老頽然立於風日中。覺轉眼卽脫離膝下。遠隔諸海天。雲水之外。生長十五年。依依未曾去。左右今忽重洋遠涉。離異鄉邦。色笑音容不能時接。又見白髮蕭蕭。幡然似雪。龍鍾老態。慘淡可憐。乃心如浸醋。酸痛逾恆。無何輪軸機聲。猛厲與海水相激。戰岸上素巾。猶飄揚若蝴蝶。翻風已而船離岸甚遠。岸上送行人亦紛紛去。玉樹猶望見二老癡立岸邊。而羅老夫婦亦尙見。嬌兒憑欄遙望。似時以素帕拭淚痕也。及船小如鳧。漸入地平線。兩老人使命司機人開車返。

玉樹旣入艙。酣然一睡。藉免離鄉之苦。思一夢醒來。天已正午。羅春入艙。請玉樹午餐。玉樹乃不思食。卽在已艙少進點心而已。食訖復上甲板。但見水與天連。浩杳無際。波如連山。滾滾沉黑。浪頭捲急。出穗花翻如雪。隨波逐走。散入深碧。玉樹此時觸景生懷。悵望白雲。親舍故山。已不見一髮青痕。對此茫茫百端交集。而浩漭之氣。又時時瀰漫胸臆間。念人生斯世。藐然一身。亦類此滄海中一勺水。一點漚。亦微亦渺。而能使杳杳無垠。數萬里滄溟卽此一勺水。足以代表而一漚之生。不爲妄見。事功爲之也。人苟無事功名於時。爲人羣謀公益。以酬報社會。資助國家。則一勺之水。轉眼卽爲空氣。蒸發散歸太空。泛然一漚。能歷幾時。旣爲勺水之散於無一漚之歸於滅。世界何必多生此一人。人亦何必多此一生。而衣而食而作而息哉。玉樹思至此。念及二老令之遠游求學者。卽欲我能立事功於時耳。於是希望之心。不知有多高。熱度覺前途乃大有況味。遂覺此身在此洪濤巨浸中。頗有鯨魚撥浪。巨鼉戴山之氣。概不復自視爲藐躬。乃蝨處也。心爲之曠。神爲之怡。徘徊甲板上。甚有蕭然自得之樂。見

船中水手忙忙碌碌。理纜整桅。雖極勞瘁。亦甚自得。因之念世上人。無論誰何。雖各人自有各人心理。斷非旁觀所能以揣測斷之。究竟皆似此等水手輩勤勤服役。不過一身一家之志。願原不出求食求匹偶之間。彼等此時之想念。究不知其着於何點。以意度之。實代表世上大多數人一身一家之志願而已。誰亦能知我之志願哉。此際玉樹高掌。遠蹠之心。轉覺彼等之蠢蠢者可憐。而又可嘆。玉樹正凝思。聞水手中有且操作且唱西歐男女愛情之歌。語雖近於鄙俚。而情詞褻豔。不禁忽動其心中不可思議之感。第覺有不能自禁之情。氤氳鬱勃於無可作解中。念以若是俚謠。何以竟能令人聽之縈縈然動遐思。無惑乎平日在家閱紅樓西廂諸說部。輒能忘倦。讀玉溪冬郎之詩。又不自知何以寸衷斗發一種生意。爲之盎然甚矣。美術之善感人也。玉樹此際。因聞水手之豔歌。闌空發此一段奇想。豈果無端而來哉。蓋玉樹當此慘年華。又富怡紅綺思。所謂情竇初開時也。故一經逗引。其緒已抽。羅老知之所以有臨行之肺腑耳。玉樹發此奇想後。轉覺甚無聊賴。天風海濤。反送入於無可奈何之境。乃喏焉若喪。思不若入。艙小憩爲佳。方欲轉身。忽見甲板左方。露一停停倩影。倚欄面海而立。雖不見其面。而背影已覺可憐。然斯時玉樹亦不過視此等人與尋常人生成特殊異遇之目中。却有無窮愛好而已。絕無別一種感想。然癡立已忘形。轉盼間。是人已不復見。蓋其人憑欄處。卽近其所住之艙。故舉步卽入艙去。未能識廬山也。玉樹亦遂置之不以爲意。亦入艙。

夕陽既下。萬象宵暝。船中電燈。一律通明。鐘聲頻頻動矣。羅春來請玉樹赴餐室。玉樹至餐室。見滿室皆東西國

旅客無一中國人。男女雜坐。笑語溫存。獨客無聊。愴然枯坐。惟見西崽進食各座。一時室中寂無聲息。微聞刀叉相觸。作輕響。室之中央。懸一攢五花罩燈。光度甚強。照眼生輝。未得見室之彼端。少時忽聞有嬌韻和靄之音。發於室之彼端。客座如憂玉敲金。清越圓潤。入耳醉心。向西崽索食單。操英語甚熟。然以音尾聲帶斷之。確係中人。遂憶起日間欄前所見。思能就近一見其顏色。心始坦然。然無端與之相近。則又大類輕薄兒。所爲斷不肯造次。而目光則注定室之彼端。然尙未得視清楚。却不知室之彼端人。乃得借燈上玻璃罩蔽其光。目光不爲所奪。轉見之審矣。爲時甚少。其人已食竟。出彼端室門而去。駭若驚鴻而已。玉樹念始而見其影。繼祇聞其聲。始終一面之緣。如是慳澀。亦憾事焉。蓋玉樹此次既聞其聲。心中之感。又深一層矣。乃亦不自知其所以然。

於是在舟中又多日。乃卒未之一遇。無河船已抵美洲。玉樹乃命羅春整理行裝。已則時來往於登岸梯側。以美人或且登岸。冀可一覩芳容。乃船中旅客。均紛紛將去盡。而衣香鬢影。玉冷花遙。正不識春藏何處。乃不可以久留。悵然下船去。遂赴紐約。亦不復念。

第二章 檢冊

春風燕剪。曉日鶯簧。高樓傑閣。排雲而起。馬路寬綽。如康莊。摩托卡往來。類擲梭。三五少年。麗服簪花。脩容飾貌。出沒於脂香粉膩隊中。鬢亂花搖。影裏直不知其是蝶。是蠹。而璇闥少婦。金屋嬌娃。莫不細束帶。輕長曳裙。襪冠廣簷花冠。着高底革履。裝成時式。窮極奢華。輕颺淺笑。相迎背於柳堤花徑。若有意。若無意。故顛倒而玩弄之。亦

有幽期密約。輾轉於藥欄茶榭者。亦有并肩跨臂。雙效于飛者。無不釵光耀日。衣帶飄風。得意在水光山光之際。而綠陰香徑中。細馬馱春。香車載豔。源源而來者。尙絡繹不絕。此紐約派克爾公園。當春光明媚。天氣清和。又值星期日。游人與高采烈。恐後爭先之景象也。佳儷俊侶。無人不道看花美景。良辰惟我偏逢。作客以彼都人士之溫存笑語入之。背井離鄉之少年玉樹。目中觸景傷懷。情何能已。

玉樹自至紐約。卽入愛文義路之牛芬大學。轉盼已數月。來是冬初。又當春盛光陰。迅掃人意。踐幸以校中功課最嚴。每日無暇晷。轉足收其不用之放心。而歸於有用。以勞之不暇。流入春感秋悲苦境。玉樹素又沉潛靜默。頗有目不窺園。董子下帷之功。苦是日適休息之期。同校友乃強挽之出。遂游派克爾公園。而友人或以訪友他去。或別有所事。均不克與玉樹同行。玉樹獨行踽踽。偃偃無之。乃在園中信步閒行。園址頗大。景物亦頗富饒。尙不至舉足已徧。一目卽瞭。巨耐無端心緒。轉因芳時所勾惹。絲絲牽出。拖曳空際。不可捉摩。佛氏云。三境惟心一樣。風雲月露花鳥山林所呈之象。在平情視之。無大差異。一有以感之而出於或悲或喜之途。則喜者見之處。足以增其喜。自悲者視之。在在足以生其悲感之殊境。亦因之各殊。斯時玉樹縱無所謂悲而孤蹤異國。懸念高堂。異鄉風物。奚適羈懷。況知情卽善感。善感卽生悲。人苟富於情者。生卽挾悲而來。玉樹之可悲而悲正見其富於情。而善於感者也。玉樹旣周歷園中。往復且數四。頗覺疲倦。思擇僻靜幽密之處。以暫息。轉數徑。皆步履雜沓。人影參差。或共坐道旁憩椅。以情話。或雜行樹隙草場。以散步。明麗清閒之地。都成紛囂龐雜之場。舉不足以遂。

避人之願。又行至園極西偏。雜花夾路。高可隱。人花路盡處。一溝流水。環繞通於園牆外。六曲板橋。越溝直達石洞。內奇石礫。硤峇嶒。緣溝起伏。特隔斷溝裏一片地。屏蔽外園。若爲世外桃源者。玉樹過橋入洞。見境界迥殊。部署結構。別成蹊徑。竹分青竊。柳秘濃煙。小閣危樓。花畦菜圃。易崇宏壯。麗之觀而獨具一種清寂閒雅。深致玉樹大喜。徘徊久之。嘆曰。此紅樓夢中所謂幽微靈秀地也。嗟乎。又烏知此中亦即是無可奈何。天是閒地。不過數畝。而曲折複邃。幾有水複山重之勢。玉樹游覽一周。經一曲徑。細草蒙茸。香風披拂。嫩碧深青。柔潤可愛。乃低回留連。不忍舍去。爰至一靠背椅處小坐。忽見一旁草苗壓伏。微露一角。絢紅。就視之。小冊一方。檢起。揭之。冊中皆雜載見聞各事。或詩詞斷句。蓋袖珍隨記冊也。雖屑隨意書錄。然或草或真。筆畫皆不肯苟。異常工整。而婀娜嫵媚。體格簪花。確是閨中物。看過一頁。覺既閑閣中私記。自有不能爲外人道者。閱之殊不合於理。遂合之。擬坐是以待。以此冊必遺失不久。涼在一小時間耳。稍候。則是冊主人當來。竟雖謂爲悖於理。不敢詳看其中所記何詞。而枯坐移時。不禁信手隨繙。突見有端楷書字兩行。一行書（太平洋舟中早起遠眺）一行書十四字云（獨鶴丰姿迎曉日。閒鷗心事訴蒼波）却未成章。下署二字爲光。玉樹見有太平洋舟中字樣。頓觸起來。時輪船中所見。或者卽是此人。然當時并未見下船。或下時而予未之見。或轉之他處。而今始來此。既而又念太平洋輪舟至此者。中國男女。每次均有來人。安見卽是予前所見。殊爲妄想。於是候之良久。亦無人來。竟是冊者。出表視之。已午後一時。之人恐不來矣。腹且飢。出園去。然特緩步行。倘果是前所見者。遇之當尙能識其大概。以其

娉婷。背影已深。葬心。頭腦筋中。印片。蓋久。亦不得漫滅。乃訖無所遇。遂索然而歸。歸後。將此冊薰以名香。裹以素帕。什襲而藏之。

玉樹既檢是冊。心中遂不自知其若何竊有。委決不下。處恰好派克爾公園。又覺得此一片淨土。大可爲休息。日避衆消遣之地。是以每至星期日。派克爾公園。必有玉樹蹤迹。檢冊處之憩椅。至園時。必靜坐於其上。二三小時乃去。如是者歷四來復矣。又一星期日。玉樹如有例可緣。復至是地。憩於是椅。又一時許。心意亦將灰冷。因有微雨。乃入一小閣中。呼園丁進茗。閣中爲一敝室。中以厚幃幕之。隔作數間。各自爲門。以出入爲游客方便。計俾不相見也。而小語亦可聞。玉樹既入座。各室靜悄。都無人聲。忽聞隔幔室中。有二人絮語。語聲甚清微。相隔僅此一幔。且兩室座位。皆即依此幔下。玉樹初無須頃耳。已聽之了了。其中一人音極輕清超逸。玉潤珠圓。而若甚熟於耳者。第一時憶不起。又聞一人曰。珠妹。凡事留心。一見一聞。必記於冊。將來哀然成帙。妹不幾爲著作家乎。雖然。前日所遺失冊。既徧覓不得。冊中所隨記者。當已不少。倘未謄入正本。豈不終成原闕。一人曰。此不過一時與到所爲。本不關典要。存與不存。無足重輕。惟我輩筆墨。苟爲一般輕薄兒所得。生出多少妄語。游詞殊屬討厭。却亦何足介意。獨是爲世界上一種齷齪男子。數黃道黑。顛斤播兩。特令人惡心煩耳。一人曰。然則必妹常稱道不贊。謂之爲雲中鶴者。檢得妹冊。當不齷齪。一人曰。姊真尖薄。我以爲姊可以道心腹。故與姊言。無隱。姊亦調侃我乎。一人曰。妹勿怒。我戲言耳。有外人在座。我何肯爲是言。天壤茫茫。斯人何許。我又不能不爲妹躊躇。葛勃難得未。

玉徒。窺原屬。人生恨事。第世間男子。半是負心人。我輩女子。往往爲情所誤。受彼輩欺。致墮萬劫。而不能復。彼未得我輩之先。愛情之高深。雖山海不及其萬一。及其既得。則向之所謂愛之如珍寶者。至是不惜輕擲。如泥沙。則我輩精白如玉。穠粹爲春之純潔。溫摯愛情。輕輕爲彼輩點污之。而摧折之。致陷於沉淪冤慘之境。甚矣情之誤人。然其實情累人。則誠然。至於誤人。乃由於我輩自誤。蓋我輩高張情幟。以爲標。彼輩魍魎鬼蜮。遂得挾其奸詐而來。苟我輩不授以隙。彼輩雖誦何由投之。況至今日風俗澆漓。已達極點。情之一字。更不堪言。即父子兄弟友朋之間。所謂受之天性。接以風誼者。尙不可問。何況男女交際。乃以色相媒。以慾相待。美其名曰情實。乃色慾二字之假面具耳。以色慾言情。情烏可恃。故今日言情於男女之間。直罪惡焉。男子特假以利用之。猶恐不足以盡天下男女。納入色慾一途。共一爐冶之。以遂其色心。滿其慾壑。一班自命爲文人墨客者。又舞弄其狡獪之筆。助瀾推波。設爲寶玉張生一流演。爲小說侈之曰美術。爲彼輩心理之代表。摹擬刻劃。滿紙言情。其實滿紙淫。況紅樓夢之寫寶玉。乃盤踞羣芳西廂記之傳張生。則勾引弱息。情乎淫乎。已不晰自辨。我輩爲女子者。向皆不學本末。受良好教育。知識短淺。遂以爲所傳之寶玉張生。眞所爲天地間情種。天下之言情者。皆寶玉張生。豈知卽如寶玉張生。亦不過盤踞羣芳。勾引弱息。爲色界班頭。慾海宏量而已。去情不幾如海王星之與地球哉。又兼之今之婚姻自由之說。更足以藉口。以濟彼輩之惡。我輩女子。乃不期入其玄中。往往演出敗德傷風之醜劇。混淆清污。白同流爲社會罪人。彼輩可惡。我輩女子可憐。愚姊所以抱定不字之身。非矯情也。誠不願爲天下負心男子。

作快意品。惟願犧牲一生。同夢偕飛之樂。爲我輩女子。張一鏡屏。爲世上男子。下一針砭。至若我妹所關情之男子。並尙未爲覲面。兩人泛泛爲路人。遽然以色鑰妄啓情關。妹又烏知彼男子。非天下負心人之一乎。一人曰。吾姊言。妹恍然悟矣。惟妹自信。頗精相人術。之子當不可以概論。紫芝眉宇。能使房瑄名利心都盡。妹亦不期然而然耳。說時微聞長嘆。玉樹聞此一番議論。不禁忘却己身。久聽不知倦。如小兒聽人說古今故事。恨未盡興而已。完者。然侃侃正正之談。迪聽之餘。不覺冷汗涔涔。再聽之間。壁已寂然。然確知爲失冊之人。第不知果爲舟中所見者否。亦不知其刻不能忘之男子。究屬何人。隨急出追之。及下小閣。乃不見人影。轉念此間路紆徑僻。花密竹深。尋之不易得。倘偶不及見。彼人已出此間。殊爲失計。幸此間通外間道路。祇一六曲板橋。立橋頭敬待。其人必出。此當不至交臂失之。

柳遲春色。花鎖芳心。凡人於其所不欲見之人。往往不期至而覲至。所盼之若渴者。則偏令望眼幾穿。玉樹小立橋邊。徒倚洞口。雖不過十數分鐘而已。不第歷若干劫。乃覲珊珊其來。遲心正焦灼時。忽聞花障外有笑語聲。漸行漸近。已而與玉樹立處。僅隔一片石。玉樹聞其聲音。忽爲憶起。乃確似輪舟中餐室人。斯時心養乃不能搔突見石角旁。轉出一麗人。年事約在破瓜以上。丰神超逸。瀟灑出羣。及見玉樹。亦不覺神爲之一震。轉面似俟後來者。後行之人語麗人曰。姊何不行。其俟妹乎。麗人含笑不語。而姿態橫生。俊邁絕世。玉樹亦復爲之神癡。此時後來之人亦至石旁。驀然見玉樹。玉樹亦適見之。兩心對照。均默爲驚喜。彼麗人者。覲此神情。亦暗爲慨嘆。覺造